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〇七冊

西域研究 交廣印度兩道考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本冊收錄了兩本書內容：一爲藤田豐八所著、楊鍊譯之《西域研究》一書，一爲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翻譯之《交廣印度兩道考》。兩冊書雖篇幅不多，但都是各自領域中研究之重點，且內容廣泛，均有涉及。

《西域研究》一書共有十一個章節，每一章節都有一個明顯的主題與研究對象，分別爲：一、扞泥城與伊循城；二、扞彌與 Dandan-ulik；三、于闐之樹枝及達利河；四、薩寶；五、莎車與 Ga-hjag；六、吐谷渾與 Drug (Drug-gu)；七、月氏烏孫之故地；八、月氏西移之年代；九、焉支與祁連；十、大宛貴山城與月氏王庭；十一、論『釋迦』『塞』『赭羯』『乣軍』之種族。《交廣印度兩道考》一書則從兩個方面說明：一爲陸道考，二爲海道考。陸道考有唐代之地理撰述、交廣之興替等二十四個章節談及交廣之陸道考。

海道考則自廣州至滿刺加海峽、昆侖國及昆倉語、羅越及丹眉流等數二十餘個章節談及交廣海道考。說明甚為詳細全面，確係為研究此類專題的學者及愛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西域研究

藤田豐八著
楊鍊譯

目錄

一	扞泥城與伊循城.....	一
二	扞彌與 Dandān-Uilik	一
三	于闐之樹枝河及達利河.....	二
四	薩寶.....	二七
五	莎車與 Ga-hjag	五一
六	吐谷渾與 Drug(Drug-gu)	六三
七	月氏烏孫之故地.....	七七
八	月氏西移之年代.....	八五
九	焉支與祁連.....	九七

十 大宛貴山城與月氏王庭……………一一九

十一 論「釋迦」「塞」「赭羯」「孔軍」之種族……………一五一

西域研究

一 扞泥城與伊循城

原刊殘缺

城傳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又昭帝元鳳四年（B.C.77）大將軍其王，而立其降漢之王弟爲新主。據同書西域傳記其由漢歸國曰：

「通考引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通考引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

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按當時此國王都之扞泥城，固當孔道，至於伊循城，自亦相同。據同書卷七馮奉世傳載曰：「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關於脩與循之異同，後世有論之者。惟此伊脩城之爲西域傳之伊循城，





殆無疑義。至於扞泥城與伊循城之位置，據北魏鄺道元之水經註^{二卷}中，引釋氏西域記曰：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

按上文中之且末，爲今之Charchan，而且末河，卽今之Charchan（卡牆）河也。注濱河與Charchan河及塔里木河相會而有以下之河名。按澤爲鹽澤（蒲昌海）卽今之Lob-nor，是所謂伊循城，應在扞泥城之西。徐松已於漢書西域傳補注^{上卷}中，根據水經注之文而言曰：「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然至近時，斯坦因（Aurel Stein）氏於其第二次西域考古學的探檢後，依據水經注及其他中國史籍所傳，推定伊循城爲今之Charkhlik oasis，扞泥城乃屬其東方之Miran廢墟焉。^①

然此與唐代文獻所傳，全屬相反，殊堪驚異。查斯坦因氏在燉煌千佛洞所發見而推定其爲沙州都督府圖經之斷片抄本^②上載：

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鹵。

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第（弟）更名鄯善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二年改爲石城鎮，隸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請天子，國中有伊循城，地肥美，願遣一將，屯田積穀，得衣（依）其威重。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之，卽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爲小鄯善，今屯城也。

又曰：

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卅步，西去石城鎮廿步，漢鄯善城，見今摧壞。

然則漢之伊循城，乃唐之屯城，而扞泥城，卽其石城鎮也。若屯城果在石城鎮之東一百八十里，則伊循城應居扞泥城之東一百八十里矣。關於此兩城之位置，其與水經注所載者，東西全屬相反。不過，此抄本之跋文，記載：「光啓元年十二月廿五日，張大慶因靈州安尉使嗣大夫等來至州於嗣使邊，（處？）寫得此文書記。」此固爲抄本書寫之年月，非纂輯之年月也。又推定與此書爲同樣之斷





片者，爲伯希和（Pelliot）氏燉煌發見之抄本。^①苟通覽此兩抄本，書中紀年，未及開元九年（A.D. 721）以後。且因唐諱作虎爲武，四民作四人，隆作隆，基作其等等推察之，殆屬開元年間物，至遲亦係天寶年間所成，決非肅代以後之物也。^②因此，見於新唐書^{卷四}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所傳之西域通路，關於此方之記事，似頗據此書者。其文如下：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豔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

就大體言，與上引斯坦因氏文書相同。但「七屯城」之七，或如伯希和氏所指摘，蓋因誤看屯字，而另加七於屯上者。至於「西八十里」一句，顯係脫落一百字無疑。^③況賈耽所傳緊接前文而言曰：

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

惟在斯坦因氏文書中，則載：

新城

東去石城鎮二百里，康輿典之居鄯善，先循此城，因名新城，漢爲鄯之城。

幡仙鎮

故且末國也，漢書西域傳云：去上都六千八百廿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改幡仙鎮。

據上所述，則水經注所傳，與推定爲沙州都督府圖經之斯坦因氏發見抄本，以及新唐書地理志中抄錄之賈耽所記，關於扞泥城與伊循（脩）城之位置，正屬東西相反。若以水經注所傳爲正，則斯坦因氏以伊循（脩）城爲 Charkhik，扞泥城爲 Miran，具有相當理由；更若以斯坦因氏發見抄本及賈耽所傳爲正時，則如赫爾門（Herrmann）氏（基於格倫那爾 Grenard 氏之所見）之視扞泥城爲 Charkhik，^②亦具相當理由也。對此問題，斯坦因氏以爲水經注所傳，遙在圖經及唐書之前，故不足以解決此問題。惟此地方，在唐代之前，已久離中國人之手，且在圖經及其他記錄筆成時，此地早爲吐蕃所侵占，凡此皆當考慮者也。^③然此種漠然之議論，（姑且不論其誤謬處）抹殺圖經及唐書所傳，其理由固甚薄弱。

然則此種相反之論證，究應如何解釋耶？唐初，此地以石城鎮爲中心，在其東方百八十里處，有





所謂屯城（七屯城）者，據圖經以及唐書所傳，乃無疑之事實。然在當時，名石城鎮曰大鄯善，而屯城（七屯城）曰小鄯善，據圖經亦然。且接近石城鎮有稱爲鄯善城之廢城者，相傳爲漢鄯善城云。此豈該書編者泛空之論歟？若是，以石城鎮爲漢鄯善城，即扞泥城者，卻有相當之理由。因此，以其東方百八十里之屯城（七屯城）爲伊循（脩）城者，亦非不妥。惟石城鎮旁之廢城，果如當時所傳，而爲漢鄯善城乎？或僅古鄯善城耶？其問題，實在此矣。

實則北魏之頃，鄯善於扞泥城之外，復有東城者，即在北魏書中，亦記及之。如據該書卷一西域傳所載：「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又據該傳敘述北魏世祖平定涼州，沮渠無諱走保敦煌，使其弟安周進擊鄯善。其文曰：

〔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

按北魏書之西域傳已紛失，今所傳者，乃採自北史。惟就此記事之內容觀察，似爲北魏書之原文也。又在該書卷九沮渠蒙遜傳末，亦記載同樣之事實，且見有東城之名。夫安周之進擊鄯善，固係由東

而西，且所謂「退保東城」者，可知當時鄯善王都於此城之西方也。試更由「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復曰：「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等記錄觀察，益覺其然焉。換言之，鄯善城在東城之西方，當時之鄯善城與東城，即唐代之石城與屯城（七屯城）。就方位上言，實頗符合。予輩以爲圖經中，以石城鎡爲漢鄯善城，所謂漢鄯善城者，或即北魏時代之鄯善城歟？

誠然，如前所述，北魏書所載：「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若果信任此記載無誤，則北魏時代之鄯善城，爲漢之鄯善城，即扞泥城是也。惟予輩對此，猶有異議焉。如前所引用者，北魏人酈道元，其在水經注中註於鄯善國曰：「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已明言之矣。然則北魏時代，此國之都城非扞泥城，當爲伊循城也。換言之，沮渠安周攻伐此國時，國王比龍之都城，非扞泥城，而爲伊循城，即當時之鄯善城也。又酈道元曰：「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此即安周「退保東城」之東城。以其在東，故稱東城。復以之爲漢代之故都，故名故城，實則即扞泥城之謂也。然則酈道元所傳，固與歷史的事實相吻合，且北魏書之編者曰：「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此爲中國史家之通病，襲前史之文，而不顧其時其地之變遷。例如此文，不過略一改纂漢書所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





「汙泥城」耳。但圖經之編者，以北魏時代之鄯善城，（即伊循城）根據傳說，而爲漢代之鄯善城，顛倒東西之位置，擬爲石城鎮矣。苟以北魏書之記載，無批判而解釋之，則縱如賈耽之博識，亦必陷入此誤謬中。

又關於此伊循與伊脩（脩）擬費一言。如前所述，漢書西域傳及水經注中，對此城名作伊循；而漢書馮奉世傳及沙州都督府圖經、唐書地理志中，則作伊脩（脩）。徐松於其漢書西域傳補注上卷中，記曰：

按淮南俶眞訓，處士脩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此說，固有一面理由。但脩在昔常作脩字，蓋因其與循字之字形，頗相類似也。王念孫於其讀書雜誌卷三中，言「隸書循脩二字相似」一節，舉例甚夥。其文曰：

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史記曆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遐。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

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認耶？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

蓋伊循與伊脩，因字畫近似，得視為其中某一之誤。但究竟以何者為正？何者為誤？則以今日不知此城之原名，無法決定，乃屬遺憾耳。

【註】① Serindia, Vol. I, PP. 318 Sq.

② MS. Ch. 917. 根據東洋文庫所藏影片。

③ 予所藏之影印本，及羅振玉刻沙州圖經。

④ 羅振玉沙州圖經跋。

⑤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n King" et la Colonie Bogdienne de la région du Loh Nor (Journal Asiatique, Janvier-Février 1916)

⑥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S. 100 及其附圖。

⑦ Serindia, Vol. I, P. 327.



